

乡土情思

一缕乡音起

□怡然含笑

我拉着一根棍儿，跑到外公面前说，能做锄把儿。我想着外公会夸我几句，他却摸着我的头说，弯三弯三，不中啊，做锄把儿得挑直溜光扭的。

牲口的银生伯，给队里的黑毛套脖套时，黑毛歪着脖子，偏偏着，还前蹄腾在半空中，竭力嘶鸣。被套上脖套后，黑毛就气呼呼地驾辕往前拉，直拉得带喘、汗流浹背，直拉得到了目的地，别的马都停下了。它仍扯着脖子蹬着腿往前拉。银生伯拦也拦不住，气得胡子直颤，又舍不得下鞭子，只骂“圪料”啊，真“圪料”！

四婆和外婆，站在门口老皂角树下，说小艾姨的亲事儿。四婆用手遮着嘴，压着嗓门，对外婆嘀咕。我支棱起耳朵，使劲儿偷听，也只模模糊糊地听到两个字“圪料”。小艾姨的亲事儿黄了以后，我才知道，人里面也有“圪料”的。四婆哪舍得把闺女嫁给“圪料”人呢。那个“圪料”人究竟是咋“圪料”的，一直像个谜语似的，害得我至今仍在猜谜底。

在故乡，年少时每听到一个新词，都觉得好玩，总喜欢把它挂在嘴上，来来

回回车轱辘似的念，直念到内心深处。

离开故乡后，“圪料”一词跟许多土生土长的词一样，随着我四处奔波。或许是缺了生存的土壤，它们都渐渐枯萎。不再发声的它们，仿佛被岁月软埋在了故乡，再也难以醒来。

直到几十年后，我们去汝州的小峨眉山拜谒“三苏坟”，在返回洛阳的途中，想顺路拐到九峰山景区看一看。当时天色已晚，我们就投宿在一个叫“寄料”的镇上。

夫君以前来过此地，记着此地叫“圪料”镇。怎么换了名字？问投宿的店家，店家笑，说这儿就是以前的“圪料”镇。

此处背靠伏牛山余脉九峰山，地势东南高、西北低，地形以丘陵为主。以前，镇上的路和街都歪歪扭扭，由此得名“圪料”。近些年，路修直溜了，街也周正了，啥都不“圪料”了。加上自古以来，此地也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大集镇，商贸云集，寄存的货物也多，这里就有了“寄料”的新名字。

“寄料”这个名字，的确大气、雅致了一些。但我念了几遍后，总觉得不大

顺口，就像把乳名的“猫眼草”喊成学名的“泽漆”一样，有点陌生，也有点怅然。带土的“圪”去掉后，是少了点土气，但氤氲在内心的乡味也淡去了。眼前的村落，似乎跟以前的村落无关了。

“圪料”这个词，不独在我们洛阳，在山西、陕西、河北某些地方的方言里也存在。它意蕴丰富，用在树木上，是说树木长得疙里疙瘩、歪歪扭扭，派不上什么大用场；用在动物和人身上，是说动物和人没什么正性，脾气怪诞不经……

这些意蕴，似乎都含着贬义。莫非所有的物与人沾上“圪料”一词，就真的没啥指望了吗？否也。

早在两千余年前，庄子在《逍遥游》里，就通过一棵“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中矩”的“圪料”臭椿树，给我们说过，不堪做栋梁，便去做风景，供人观赏或乘凉也未尝不可。

少时，我给外公拉去的那根棍儿，没能做成锄把儿，没能让外公握着锄地，却让外婆接过去扎了篱笆，再不济，也可让外婆放在灶里做柴火，烙干饼、熬米汤也可派上用场。万物都是有用的，只看用在哪里。

银明伯的黑毛，隔着几十年的时光看过去，我想那黑毛“圪料”是“圪料”了一些，但那只是把它用在了乡村的畜力车上。倘若放在别的地方，又如何呢？

小艾姨亲事儿里的那个“圪料”人，不知现在生活得怎么样？或许他“圪料”到适合他这个“圪料”人的地方，也干出了一番事业吧？

凡·高“圪料”，画出了独特的向日葵；苏轼的人生“圪料”，写出了抵达灵魂的诗词篇章；卡夫卡“圪料”，透视出了人类生存的困厄……

有时想，是哪位先人最早发出了“圪料”这个音？又是哪些人不断接续着这个音、诠释着这个音，让它迎风生长？这或许不可确定。但可确定的是，我们也不知不觉地曾参与其中的一环。

突然，又由“圪”联想到，圪蹴（蹲）、圪思（犹豫）、圪角儿（角落）……自己不觉笑出了声。

走在丽景门的老街上，偶尔听到老洛阳人嘴里蹦出的洛阳话，心里暖暖的，眼睛湿湿的……

“及时雨”助力“步步高”

□赵奎

有时候，事情如斯：该去的，优雅作别；该来的，根本挡不住。

2004年，女儿结婚，恰遇老城一小区改造，有余房优惠出售，价格低，但要全款。要房心切，没多想，便尽全力勉强拿下。

说实话，能有自己的房子，幸福感满满的，这古城的万家灯火里有一扇窗为亲人明亮，像在梦里。

幸福了不少日子。同时，也逐渐认识着这套“便宜”房：房子在六楼，没有电梯，上下一次频频喘气；它正好在那座拐弯楼的转角处，房间畸形，客厅成了不等腰梯形；厨房像一段狭窄的弯角路，转身都得前后招呼着，一不小心就会撞落碗碟；小外孙的降生更加剧了住房的局促……问题渐次显现，熬煎成了一块心病。

女儿他们反复盘算家底，收支相抵，几多盈余？于是，有了“住房规划”的雏形——十年换新房！

不早也不晚，机缘恰在这时出现——开始关注住房公积金，逐渐了解它，听同事讲，自己查，到相关部门咨询，结识了这个“新朋友”。拉上两个人的住房公积金加盟十年规划。一核算大喜过望：七年就能换新房！真是不算不知道，一算吓一跳！

人算赶不上天算——工资调整说来就来，工资多了，住房公积金也搭上顺风车水涨船高。结果是弯道超车，换房提速——只用了四年，换房成功！

看新房那天，全员出动，里里外外看不够。虽然面积不算大，但够住了，户型新颖，结构合理，明显上档次。推开窗，北望老城邙山，南眺伊阙龙门，在古城的中轴线上，这么好的地方去哪里找！

女儿工作努力，业绩不错，技术职称飙升至高级，工资立马见涨，不用说，住房公积金也应声而多。当她第二次提出换房时我目瞪口呆。她给出的理由有三：想要大房子；想上下班路更顺；尤其是，想要带花园的房子。这，彻底颠覆了我的三观；现在的年轻人，你想都不敢想的事、想不到的事，人家都敢干，这不是太奢侈了吗？问到资金，“我俩有住房公积金！”这话张口就来，一点都不拗口。

结果如愿以偿：第二次换房成功！房子大，真的舒展，女儿分我一室。女儿上下班全在高速路上跑，下了高速路口就是家。我也跟着沾光；在后院，既种花，又种菜，我在那个菜园子里过上了退休后的田园生活，在卧室里就能看菜们闹腾着长。“相看两不厌”，唯有小菜园。

住房公积金让人踏实心安，给人一种依仗，生底气，也生豪气。在那些节点上它就及时雨，改变了原本的计划，加速了换房进程，助力生活“芝麻开花——节节高”。

生活如斯，夫复何求？

我也终于想通了。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”，这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嘛。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。”这不正是杜甫的千年梦想吗？今人圆了古人的梦，壮哉！幸哉！

城市走笔

感君一顾恩

□梅旻

我远嫁洛阳三十年，我弟这是第二次来洛阳。第一次是跟摩友骑行路过，算是“打尖”。这一次，当我弟在电话里跟我说要在国庆假期带朋友一行十余人来洛阳玩时，我激动得一晚没睡，心里盘算着如何做好东道主。

说来惭愧，在洛阳定居三十年，心里早已把洛阳当作第二故乡，但除了去几个比较有名的景点逛过，其他地方还真不如一个外地人了解得多。当我绞尽脑汁按照我的想法把三天游玩的攻略做好发给我弟时，我弟说，攻略早做好了。我一看，从吃住行，再到游玩路线，事无巨细，比我这半个洛阳人做得还详尽。也难怪，洛阳是全国旅游网红城市，网上攻略一堆一堆的，根本不用我操心。

接风宴自然要选洛阳水席。我订了在洛阳能排得上号的水席饭店。我弟抵达洛阳时天已擦黑，我带着他们一行十余人走进饭店大堂，几位穿汉服的小姐姐早已立成两排以汉式礼仪浅揖相迎，给足了我这个东道主面子。

在品尝洛阳水席时，传菜官对每道菜做了详尽介绍。别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，就连我都是第一次感受到洛阳水席文化的博大精深。客人们听完更是赞不绝口，他们说，洛阳真不愧是十三朝古都，每道菜都这么有文化内涵！

接下来的几天，由于特殊原因，我没能陪同，我弟带着家乡客人参观了龙门石窟、白马寺、洛阳博物馆、古墓博物馆、丽景门、洛邑古城等。我弟说，他们旅行到过很多城市，没有一座城市能给他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，带给他们如此愉悦和感动的旅行体验。洛阳不光有千年古都的恢宏气势和灿烂的历史文化，这里的城市绿化、人文环境也让人感到十分舒服。他跟我讲到最让他们感动的一件事：由于初到这座城市旅行，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难免分不清东南西北。每当他们停下来问路时，就会有四五个热心市民过来给他们指路，一个市民没说清楚的话，其他市民抢着做补充，生怕他们没弄明白，甚至有的市民还要直接带他们去！我弟说，这种情况不止一两次，无论走到哪儿，都有热心的洛阳市民为他们指路，每每让他们感动不已。他们说，原来网络上的评论都是真的，洛阳真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！

我弟一行在洛阳旅居三天就回了湖北老家。临行前，他让我替他给那些帮助过他们的热心洛阳市民带句话：感君一顾恩，同来洛阳陪。洛阳这座城市因你们而有了温度，生居洛阳，何其有幸！来年牡丹开，还会来洛阳！



欢乐是最好的共情

□邓世太

人一旦遇到高兴事，声音、表情、动作都会与平常不一样，所谓“情动于中而行于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；嗟叹之不足，故咏歌之；咏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”。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，是兴奋到极致的表现。

20世纪80年代末，年轻人的娱乐工具远没有现在这样丰富。同事小陈考上了硕士研究生，我们几个好朋友准备为他举办一个庆祝活动，问他希望得到什么礼物。喜欢古典音乐的小陈说，通过电台点一首《拉德茨基进行曲》就够了。

我骑着自行车，乐颠颠地跑到广播电台，办理交费手续，说明点歌理由，约定播出时间和频次。到了预定时间，我们提前聚集在简陋的单身宿舍里，把两张书桌并起来，摆上从小摊上购回的猪头肉、油炸花生米、炆汁蔬菜、蒜泥拍黄瓜，打开用暖水瓶盛装的啤酒，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。当《拉德茨基进行曲》欢快的旋律响起，我们举杯祝愿：陈硕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早日学成归来……

酒至半酣，有人敲门，原来是刚分配来校教英语的阿秀，被我们宿舍里喧闹的声音吸引，前来一探究竟。得知我们在为小陈庆祝，阿秀返回二楼的房间拿来收录机，一盘录有威尔第《凯旋进行曲》的磁带。听完电台播出的音乐，又听磁带里的专辑，现场的氛围格外欢快。音乐，瞬间在两个年轻的灵魂中间架起一道美丽的彩虹。活动结束后，小陈端起啤酒，以歌剧《茶花女·饮酒歌》中阿尔弗雷多的唱段表示感谢：“让我们高举起欢乐的酒杯，杯中的美酒使人心醉。这样欢乐的时刻虽然美好，但诚挚的爱情更宝贵……”阿秀以薇奥莱塔的唱段相应和：“在他的歌声里充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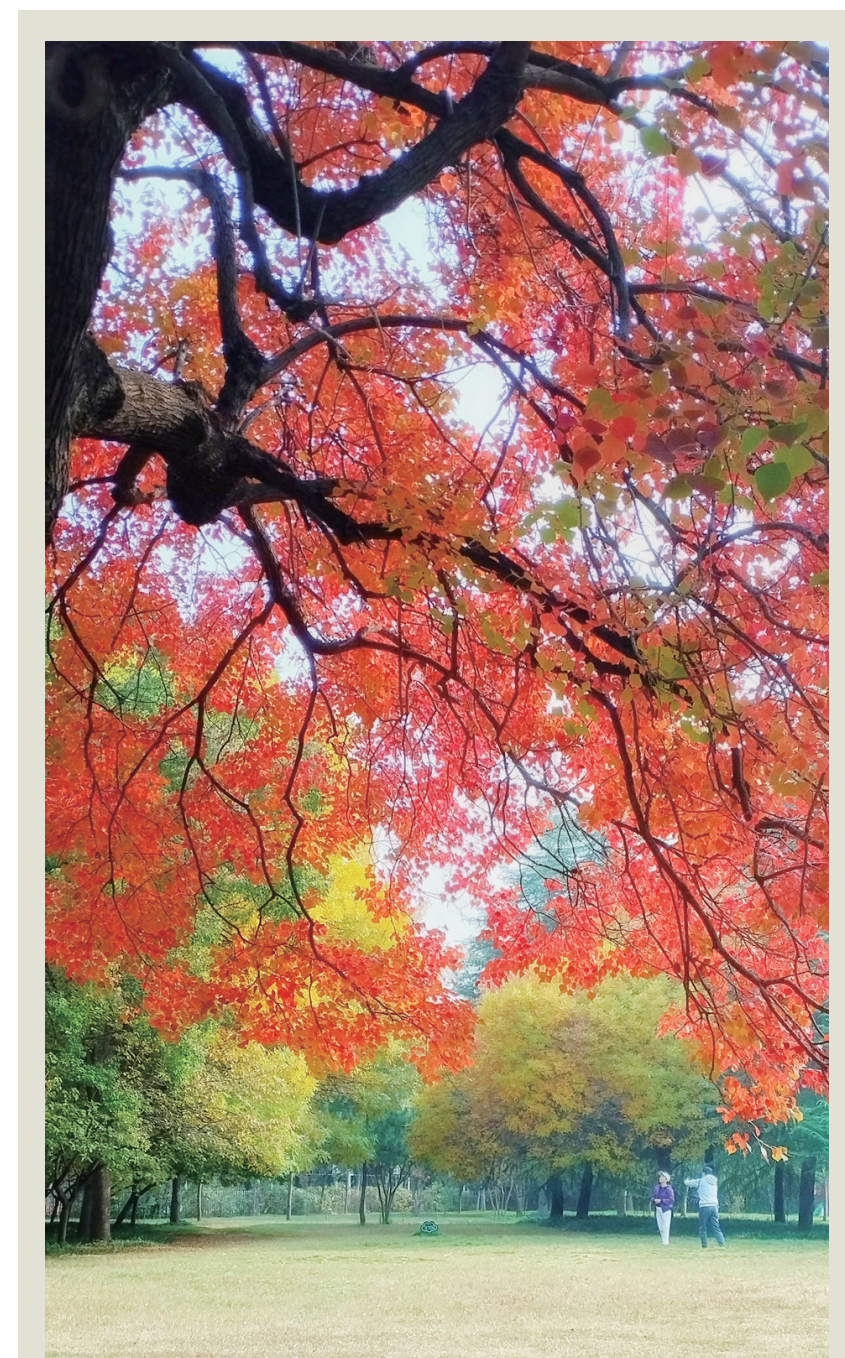
了真情，它使我深深地感动，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快乐，我为快乐生活……”他俩的倾情演绎，把欢庆活动推向高潮。

美好的夜晚，优美的旋律，深情的歌声，动情的唱和，把爱情的种子埋进双方心田，世界上从此多了一段纯洁的爱情佳话。八年前，我与远在大洋彼岸的陈教授通过微信聊天，听到他的来电提示音就是《饮酒歌》。

欢快的旋律，不仅记载了个人生活的美好瞬间，还可以展示群体共同的快乐。1976年10月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的喜讯，传到祖国西南边陲，高山起舞，河水欢腾，人民载歌载舞。郑路、马洪业采用苗族、彝族的歌舞音调谱写的管弦乐曲《北京喜讯到边寨》，以充满激情的旋律，生动地勾勒出边寨人民听闻喜讯后的狂欢场景，那节奏鲜明的旋律，饱含着全国人民发愤图强的信心，让人精神倍增。

而表达人类共同感情的伟大作品，非贝多芬《第九交响乐·欢乐颂》莫属。“欢乐女神，圣洁美丽，灿烂光芒照大地。我们心中充满热情，来到你的圣殿里，你的力量能使人们重新团结在一起。在你光辉照耀下面，人们团结成兄弟……”每当这宽广庄严的旋律响起，我就感觉有一束圣洁的光，照耀在头顶，引导我奔向自由、平等、团结、博爱的世界。人声与交响乐队合作呈现出的磅礴气势、恢宏意境，以摧枯拉朽之势，唤醒所有人努力奋斗，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一首交响音乐作品，不仅把人的感情带到一个神圣的境界，还让人的思想得到升华，灵魂被净化，这是其他艺术作品代替不了的。



秋色

雪歌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83 电子邮箱:lydaily618@163.com
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洛洛文苑 选图基地: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生活空间

我爱吃醋

□倪俭康

我爱吃醋！此“吃醋”非彼“吃醋”也。彼“吃醋”，来自唐太宗对大臣房玄龄夫人的试探，用醋代替毒药，说如果你真心爱房玄龄，就把这毒药给喝了，词语本意是爱之切，后来却不知道怎么演变成了嫉妒、小心眼儿等意思。

我的爱吃醋，吃的却是实实在在的醋，不管是米醋、陈醋，还是高粱醋，不管是袋装、瓶装还是壶装醋，无论贵贱，只要是醋，我不挑不拣，哪一样都吃得津津有味儿。

每顿饭，我都离不开醋，缺了醋，总觉得这顿饭不完美。早上，或醋溜豆芽，或醋溜土豆丝，抑或是豆腐汤、胡辣汤，统统离不开醋；午饭、晚饭，更少不了醋，红烧茄子、清蒸鱼，白菜炖粉条、蒜泥拍黄瓜，哪一样不加醋都不行！

每天累得半死，仍然忙不完手头工

作，醋就成了解压药。单位餐厅中午多米饭，打完米饭，我就开始满天下找醋壶。起初，大家都张大了嘴巴看我，那种诧异，绝对不亚于看到有人冬天穿短裤、穿着蜂蜜吃盐巴。

我当然不至于往白米饭内拌醋，大家诧异的是，配米饭的菜，一般都是口味比较鲜香的菜，比如红油豆腐、宫保鸡丁、包菜烧丸子之类，这样的菜放醋不是胡闹嘛！但我内心就有一种放醋的渴望，唯有那种窜劲儿，才能让我放松心情。

慢慢地，大家也就习惯了，一看到我端上了饭，他们就自觉不自觉地扭头四下里帮我寻找：“醋呢？”

我曾遇到过一个比我还爱吃醋的女同事，她饭前第一件事儿，是空腹先喝上几口醋，她的理论是醋能养生。后来读《黄帝内经》才知道，酸入肝，肝为将军之官，醋还真养生。

说起喝醋，不能不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做的一件糗事儿。那个时候，物资不富裕，小麦面很缺，一年到头，人们靠野菜、瓜果等充饥，其中红薯和柿子最为常见。

我家门前有条沟，沟内柿树成片。秋霜一落，万物萧条，光秃秃的柿子树枝头，挂满了红彤彤的“小灯笼”，煞是好看！

大人带我们去摘柿子。摘回来的柿子，只有一小部分被我们或直接吃掉，或摊成玉米面饼子，因为那时流行一种说法：柿子吃多了，易消化不良！

但柿子用来做醋是极好的材料。也不知道大人怎么做的，跟变魔术似的，把柿子码放进一个广口大肚粗陶瓷瓮里，密封发酵半月，打开盖子，一个个柿子竟然变成了一瓮清亮亮的醋。

柿子醋酸味醇正，回味回甘，特别好吃。有一次，我和弟弟贪嘴，想从瓮

里倒一点醋出来喝，一不小心，瓮倒了，洒了满地的醋。

现在物资丰富了，想吃什么醋超市里都有卖，但吃起来，总觉得缺少点什么。

嘴里的味道淡了缺了，就喜欢去精神上寻找。每每怀念小时候那种回甘的醋味而不得，我总喜欢去找一些古诗来填补，久而久之，竟然也积累了不少有关醋的古诗。

“芽姜紫醋炙银鱼，雪碗擎来二尺余。”元丰二年（公元1079年），苏轼上任湖州知府，途经镇江，吃到了醋炙鲥鱼，连声惊呼“美哉此鱼，余味之曰不绝余舌”。从此，名醋配佳鱼，成了镇江独特的名产风味。

我们小区本是主打盛唐文化，可有一天宣传板上突然挂出了陆游的一首诗：“小著盐醯助滋味，微加姜桂发精神。风炉软体穷家活，妙诀何曾肯授人。”把柿子码放进一个广口大肚粗陶瓷瓮里，密封发酵半月，打开盖子，一个个柿子竟然变成了一瓮清亮亮的醋。

醋，于女同事的爱喝，于我的爱吃，其实并不一样，一为养生，一为调心情。